

《左牵黄右攀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左牵黄右攀苍》

13位ISBN编号：9787541134920

10位ISBN编号：7541134929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作者：邓一光

页数：2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左牵黄右攀苍》

内容概要

《邓一光文集》收录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邓一光的13部作品，是迄今为止硬汉作家邓一光收录经典作品最多、最完善的作品集。

《左牵黄右攀苍》是实力派作家邓一光的精品中篇小说集。其中《孽犬阿格龙》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经典的中篇小说。

《左牵黄右攀苍》讲的是1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两个年轻的知青在上山下乡的艰苦环境中，相恋、相爱了，但是他们逃不出当权者为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最后是棒打鸳鸯，天各一方，在他们的身边的那两只狗，也是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恋情，居然也上演了一幕忠贞不渝的爱情悲剧。

《左牵黄右攀苍》

作者简介

邓一光，1956年生于重庆，当过知青、工人、新闻记者、自由写作者、合同制作者、文学刊物编辑。现为武汉市文联作家、文学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家在三峡》、《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阳》、《江山》，以及文学作品集《孽犬阿格龙》、《红色贝雷帽》、《命运风》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左牵黄右攀苍》

书籍目录

孽犬阿格龙
空盒
鸟儿有巢
左牵黄右攀苍
节日
掌声继续
下一个节目

《左牵黄右攀苍》

章节摘录

孽犬阿格龙给阿格龙写祭文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情了。也是一个下雪天，阿格龙的坟前新生了一片没有冻坏的苦艾，那些苦艾瑟瑟的，顶着青灰色的干绒花，在刺骨的北风中发着抖；有一棵歪着身子的响叶杨从坟头后面探出，树干深灰，如树梢上面那块阴霾的天空，树皮皴裂如谷。那日子好像已经到了初春，所以响叶杨的枝头有柔荑的花序垂下来，秃秃的树枝间还挂着几粒上一茬季节残存下来的蒴果，两裂如人脑。阿格龙的坟那时还是新生的，泥土湿润着，有几条消瘦的地龙扭动着身子，在细雪下款款散步，时隐时现，让人觉得阿格龙是在坟里呼吸着，不曾丧命。其实这全是我的想象。阿格龙的坟是我的想象，苦艾、响叶杨和地龙也是我的想象。阿格龙没有坟，要有，也不是我垒的。我根本不知道它死在什么地方，又是由谁来垒了它的坟，或是没有。阿格龙肯定是死了，所以我才写了那篇祭文。祭文写好了却没有地方去悼念，自己默默地读了一遍，就塞进灶膛里烧掉了。几页纸，火焰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就没有了，剩了一捧不肯妥协的残烬，一点点翻卷下去，再翻卷下去，然后在渐消的青烟中颓唐地缩小成一朵样子奇怪的黑李子花。灶台上那口边沿生了一圈铁锈的大锅里还剩了一些头天晚上吃剩的玉米粉焖老南瓜，大约也盛不足一碗，要吃，总得到坡上弄点刚冒出尖儿来的苜蓿叶，再对付半瓢河水，才能算一顿的。现在全忘了给阿格龙写的那篇祭文是什么样的内容，印象里是很动人的。也许我的那堆日记本里什么地方还记着有，但我从来没有翻过那些日记。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日记很沉很重，翻找起来会有不少麻烦；更多的时候，是怕妻子说我恋旧。妻子不允许我回忆过去的那些事情，不允许我在过去的那些事情里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弄成她不认识的那一类人。我得承认妻子是个可心的女人，她能使饭菜香得恰到好处，咖啡浓得恰到好处；她能把手颈下那块迷人的三角区袒露得使我脸颊发烫，当我感到她已经软软地拥在我怀里的时候，她那一双魔术师般幻想力无穷的手会抚弄得我亢奋不已，然而在最后那一刻，她会突然停止动作，美丽的眼睛骤然变成冰窟，轻率地将全然不可抑制的我推到一旁，冷冷地说：“好了，记不记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那个晚上很动人呢，你是可以靠回忆过日子的。”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知识青年。我插队的地方是四川省开县铁桥区灵通公社永合大队第二生产队。狗是从张寡妇那头情欲十足、平均每两年生产三窝近二十只小狗崽却遗憾没人把它当做英雄母亲的白母狗窝里抱回来的。绝对再找不出比它更美丽更惹人怜爱同时更孱弱的小东西来。那时它才生下来二十多天，小鼻头湿漉漉的，皮毛是通体的雪白，因为太弱，总是被专横跋扈的那些同胞压在身下或挤进臭泥沟里，脏得已经看不出原有的毛色；有一双灰冷而纯真的眼睛，因为它的其他七个兄弟姐妹不准它靠近母亲的乳房，所以它老是汪着泪水，胆怯地躲到肮脏的草堆里，显得可怜巴巴。据说它的母亲最先是宠爱它的，原因是唯有它像母亲的毛色。后来因为它太怯弱，总也挤不进求哺的队伍中，而它的母亲又绝对不肯为了尽哺育之职放弃在外面的寻欢作乐，不待儿女们吮足奶水，只感到乳房不再那么饱胀得影响情绪，就会不耐烦地踢开狗崽们出门去。门外总有一只黑色或灰色或褐色或说不清楚什么颜色的狗汉子等着，狗汉子迎了白母狗。两只狗双双扬长而去。它有了那样的怯弱和那样不能尽职的母亲，挨饿就是必然的了。奇怪的是，等到后来，放浪形骸的母狗终于连残存的那点母性也让位给情欲，终日在外不归，其余七条小狗崽都相继饿死时，性情孱弱的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关鸿说：占强的人往往命薄，忍耐的人往往长寿。我把它抱回知青点，偷来关鸿的香皂给它洗了澡，然后又把过年时公社发给知青的每人五斤大米从粮柜里偷出了一碗，熬了满满一锅稀饭喂它。整整一天，它把半个身子埋在猪槽里——我没有那么大的碗，只好用猪槽喂它——只有几次，它从猪槽里退出来，很快地跑到屋后那片坟地里去排泄，又很快跑回来，再把自己埋进猪槽，直到把满满一槽稀饭吃得干干净净。那以后，我不得不再给它洗一次澡，把它浸足了粥汁儿的皮毛梳洗干净。关鸿很喜欢这个小家伙，因为它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还有一只湿漉漉温暖的小鼻头和一身雪白的毛。它总是善解人意地瞪着美丽的眼睛，扬起湿漉漉的小鼻子，一颠一颠地跟着关鸿出工，去自留地给牛皮菜捉虫子，或者去集镇上赶集。关鸿躲进僻静处方便或换纸什么的时候，它就会蹲在关鸿的锄头边，忠实地守候在关鸿翻地时找到的半截子红苕或者关鸿赶集背的竹篓旁。虽然它其实什么也守不住。关鸿有时候会让它跟她一起睡，当然，上床前关鸿会给它洗脚洗手。关鸿爱洁如癖，洗过碗后还得洗手，要是碰到缸里没水了，她就挖捧着两只手，去山坡下的小河里洗，一点儿也不嫌麻烦。我说你能洗出什么名堂呢？关鸿就会瞪着她的杏眼无辜地看我，好像不明白我怎么会问那样的问题。有时候我觉得她们俩的眼睛很相像，尤其是她们扬起下颏看人的时候。我是说关鸿，还有那只小母狗。……

《左牵黄右攀苍》

《左牵黄右攀苍》

编辑推荐

《邓一光文集》收录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邓一光的13部作品。罗列如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亲爱的敌人》《想起草原》《我是我的神》（上、下）；中篇小说集《左牵黄右攀苍》《蓝猫》《猜猜我的手指》《她是他们的妻子》；短篇小说集《流浪者》《一只狗离开了城市》《八岁》；艺术随笔集《从大地走向大地》、散文集《脚下地图》。其中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左牵黄右攀苍》是实力派作家邓一光的精品中篇小说集。

《左牵黄右攀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